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合山究著《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譯注計畫(第2年)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40-015-MY2  
執行期間：100年08月01日至10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計畫主持人：蕭燕婉  
共同主持人：王毓雯  
計畫參與人員：此計畫無其他參與人員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年10月31日

中文摘要：《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一書，收錄了合山究教授自 1983 年到 2006 年發表的 23 篇論文。每篇論文從不同的角度，緊緊的扣住明清文學與各種不同形象女性的密切關係，企圖凸顯明清女性在文學中不管書寫與被書寫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嘗試呈現明清文學「主情」文藝思潮的特徵。除了從明清婦女「文學史」的角度出發之外，亦密切關注明清婦女文學繁榮的「文化」環境，以及嚴峻的貞節觀念與情色意識相互糾葛的複雜「社會」面向。

中文關鍵詞：明清文學、《紅樓夢》、女詩人、節烈婦女、巾幗英雄

英文摘要：Both the common leader of the .project and I plan to translate Professor Kiwamu Gohyama' s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ublished in 2006, and to compose an introductory guide, a chronicle, and an index.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sists of 23 essays; each essa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chaste women, unfortunate women, heroic females, female disciples and women in dramatic fic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work obviously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roles of wome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 matter the women wrote or were written about,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s of ' Feeling' in literary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ofessor Kiwamu Gohyama not only dealt with the aspect of wome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wa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sperous cultural environments of the female literature of that period and about the social aspect of the complicated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cept of strict chastity and that of erotic consciousness. The width and depth of Professor Kiwamu Gohyama' s research area have been greatly approved in th eworld of Chinese study in Japan.

英文關鍵詞：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emale Poets, Chaste Women, Heroic Women

## 第二章 明清時代戲曲小說中的男裝女裝

### 前言

「女扮男裝」、「男扮女裝」在明清時代的戲曲、小說、彈詞等俗文學中是最常見也是最重要的慣用手法之一。然而，就筆者所知，歷來雖出現個別處理男裝女裝等問題的論文，但是，就整個通俗文學作全面考察的研究，至今未見。例如，當時的戲曲、小說、彈詞究竟出現多少男裝、女裝作品？作品如何採用此一手法？男裝、女裝與過去的史實、故事有何關係？此一手法反映了多少當時實際生活？此外，男裝女裝為何會在明清通俗文學中成爲重要且慣用的手法？又此一手法在文學作品中能提升何種效果？以下筆者將針對上述問題做一整體的考察。

### 第一節 明清時代俗文學中男裝女裝的概況

以往必須精讀每部作品，才能找出男裝女裝在明清時代的通俗文學(戲曲、小說、彈詞等)中使用頻率有多頻繁。不過，近年來因陸續出版了介紹作品梗概的提要與辭典，故可參考此類書籍，雖說不是那麼周詳，但大致上仍可掌握作品的概要。例如，戲曲方面，除了《曲海總目提要》外，還有《中國古典名劇鑑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國古代戲曲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古本劇曲劇目提要》(文化藝術出版社刊，1997年)、以及《明清傳奇綜錄》(郭英德編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小說有《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中國歷代小說辭典》(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齊魯書社，1996年)、《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收錄戲曲、小說二者的有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戴鴻森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彈詞有《彈詞敘錄》(譚正璧、譚尋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筆者主要透過上述書籍找出運用男裝女裝手法之作品。不過這將會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該如何處理同一本事(故事)敷衍出來的類似作品。由於上述辭典解題類中即便所收錄的是敷衍的故事，也只採錄有名的著作，故筆者主要探討的對象乃上述著錄的作品。因此，如《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女裝」、《紅樓夢》中史湘

雲以及其他女性的男裝等等，從整個作品看來，僅是一段插曲，故上述的辭典、解題類經常不加記載，或者即便有所收錄，筆者亦不列為研究對象。另外，還有多次或複合使用男裝女裝手法之作。統計上，同一人物多次出現時，則算一次，複合使用者算二次。

根據上述統計結果，明清戲曲小說彈詞中使用男裝女裝的描寫手法者，戲曲至少有 140 部、小說 86 部、彈詞 70 部。此一比率在戲曲小說中並不算高，但彈詞原本和女子的關係就比較密切<sup>1</sup>，譚正壁、譚尋《彈詞敘錄》收錄的 200 部作品中就有 70 部作品使用男裝女裝，佔整體的 35%。總之，這個時代使用男裝女裝手法的作品中，光是戲曲小說就有 226 部，加上彈詞 70 部，總共有 296 部。此一數目決不算少，由此可知，此一手法在明清通俗文學作品的構成中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自其中選出男裝女裝尤具重要作用的作品，或有些主觀，茲列舉於後面簡表，以資參考。

戲曲小說中女扮男裝、男扮女裝，何者的比例較高？據筆者調查，小說方面，女扮男裝 69 部，男扮女裝 23 部，同一作品中二者皆出現的有 4 部。戲曲方面，女扮男裝 123 部，男扮女裝 37 部，同一作品中二者皆出現的有 20 部。相較之下，小說、戲曲中男裝多於女裝，比例皆為三比一，男裝比女裝多三倍。其理由將詳述於後。

中國的通俗文學何時開始頻繁使用男裝女裝的手法？元雜劇中只出現兩則例子，即白樸（仁甫）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和武漢臣《女元帥掛甲朝天》。這兩部作品未流傳於今，故內容不明，但從劇目來看，有可能是女主角喬扮男裝。此手法至明代初、中期，或因戲曲、小說尚未非常盛行，故僅見於明初朱有燾的雜劇《桃源景(風月姻緣)》、無名氏《春桃記》、嘉靖時期的小說《木蘭復見》（《雙槐歲抄》卷 10 所收）等作品而已。戲曲小說直到明末以後，才開始頻繁使用男裝女裝的手法。而確切的時間，就筆者所知，將文武的男裝女性予以戲劇化，在當時深獲好評的大約是從明末徐渭的《雌木蘭》、《女狀元》開始。徐渭友人王驥德受其影響，創作了以女裝男性為主角的《男皇后傳》（王驥德《曲律》）。此後，不少文人發現男裝女裝在文學上發揮的效果，故戲曲、小說不論與本事相關與否，競相採取男裝女裝的創作手法。而彈詞的流行在此後之後，其中男裝之女性極為活

<sup>1</sup> 參照阿英《女彈詞小史》（《小說閒談》三談所收）。

躍，主要原因之一乃彈詞的作家、聽眾多為女性，乃婦女所喜愛的文藝，鄭振鐸說：「(彈詞)是中國女子發出自我不平的作品，亦是歷來婦女間最流行的讀物<sup>2</sup>」。

### 第一節 明清時代戲曲小說中男裝女裝之各種面相

要整體探討明清時代通俗文學(戲曲小說彈詞等)中的男裝女裝，除了作品本身外，還須就歷史事實做深入考察。因為這其中有故事來源的原始材料，即「本事」。「本事」還涵蓋了故事、說話、傳說、以及小說，因此與其說歷史事實，倒不如說是過去的事例。另外，對同時代的事例也必須加以考察。因為這除了是男裝女裝的「本事」之外，也是理解當時實際上究竟出現了多少男裝女裝、以及探討其如何反映在作品中時的線索。有鑑於此，筆者將列舉過去(包括明清時代)史書所載之事例(史實或故事)與作品密切相關者。事實上，與作品無關的事例亦不在少數，礙於篇幅，在此割愛。接著，按照不同的內容將作品中男裝女裝的用法做一分類，列舉「有本事淵源的作品」(以過去事例為本事者)與「虛構性作品」(虛構性較強者)，藉此探究男裝女裝在明清時代通俗文學中的各種不同用法。

#### (A) 女扮男裝

##### (1) 女扮男裝從軍、成為女將軍

〔史實、故事〕

如第四篇第一章所述，中國自古以來有不少女性從軍參加戰鬥、或成為女將軍帶領軍隊。這些女性於戰場上大抵身著男裝或軍服。例如，傳記、逸事記載北魏楊大眼之妻潘氏、北朝後期的木蘭、契丹懷化將軍白項鴉、金女將阿魯真、元末明初征討雲南的韓娥、明末著名女將秦良玉、南明桂王政權女總兵丁國祥、清初三藩之亂出征雲南、歷經七年戎馬歲月的王二、與太平天國軍應戰的李素貞等人身著男裝(軍服)。此外，愛好武術的揚州女詩人翁悟情、清中期揚州名妓徐二官、清末著名的革命家秋瑾亦如是。

當中最為出名的是代父從軍的花木蘭。木蘭從軍的故事最早見北朝民歌〈木

<sup>2</sup> 鄭振鐸〈從變文到彈詞〉(《中國文學研究》第4卷〈詞曲與民間文學〉，作家出版社，1957年)。

蘭詩》，因為中國有足以孕育並敬愛木蘭式人物的風土民情，故木蘭的故事相當膾炙人口，並給後來的文學帶來重要的影響。明清時代也出現韓娥、王二等木蘭式女性。諸如此類的女子，多不勝數。清初章有謨《景船齋雜記》卷下記載上海浦東呂某妻在明末清初國難時遭到俘虜，後來女扮男裝為女將軍，越過關山，歷經15年後，某日突然「腰弓扣馬」，以「雄健丈夫」之姿返鄉，贈予丈夫500兩黃金。此為順治16年(1659年)事例。與此類似的還有徐芳的〈奇女子傳〉(《虞初新志》卷7)，故事描述豐城(江西省南昌縣)的楊氏女子。前者內容較短，比較像事實；後者的內容較長，類似小說，不知是否出自於同一來源。總之，當時諸如此類的事情時有所聞。

其他如唐高宗與武則天舉行家宴時，女兒太平公主(?-713)突然以男裝武官之姿現身，高宗、武后笑云：「女子不能為武官，為亦何打扮成如此模樣？」(《新唐書》〈五行志〉)明末天啓年間，國學胡維寧之女，婚後夫妻感情和睦，但卻於崇禎年間突然變性為男子，返鄉後著男裝、蓄鬍鬚、娶妻納妾數人，1645年入伍從軍，擔任守備(《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閩奇部〉引《如皋縣志》)。又山西女子顧月波「自幼作男子裝，酷愛武藝，能舞刀擊劍，又善彈，能中飛鳥數十，健男不能近」，因其勇猛出名，有人想招其為婿(《清稗類鈔》義俠類〈顧月波除鄰舟盜〉)。總之。武俠女性男裝的事例不勝枚舉，僅介紹到此。

####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第四篇第一章第五節曾提到以真實的巾幗英雄(從軍女性、女將軍)為主題的戲曲小說，詳細請參考前面內容，在此僅介紹幾篇名作。

楊潮觀雜劇《荀灌娘圍城救父》以晉代女英雄荀灌娘的韻事為本事。而以木蘭為題材的作品中，最著名者乃明末徐渭的雜劇《雌木蘭》。吳偉業雜劇《臨春閣》以隋代高源(廣東省)冼氏之女的傳記為本事。明末張四維傳奇《雙烈記》(《麒麟記》)以及陳與郊傳奇《麒麟廟》以宋代韓世忠夫人梁紅玉的故事為本事。清初董榕傳奇《芝龕記》以活躍於明末崇禎年間的秦良玉、沈雲英之傳記為本事。這些作品中的女主角皆男裝或軍裝。

#### 〔虛構性作品〕

一般認為北宋開始流傳民間的楊家將故事是根據史實敷衍的，然史書並沒有

記載著名的楊家女將穆桂英、佘太君、楊九妹、楊宣娘、楊八姐、王懷女等人，故在此歸類為虛構作品。楊家將故事自南宋以來，出現於話本、雜劇、通俗演義、傳奇等等，其中最為人知曉的是萬曆 34 年刻本《楊家府演義》（《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志傳》）。

普通虛構作品中主角女扮男裝者，在戲曲方面有清無名氏《玉鴛鴦》，故事描述盜賊之妹東方月娥男裝平定倭寇。清無名氏《俠彈緣》（《桃林賺》）女主角吳素芳亦為盜賊之妹，女扮男裝，乃美艷勇猛的綠林豪傑。清末戲曲《新安驛》描述二位婦人男裝為盜的故事。另外，清無名氏《三星照》描述宋太祖臣子曹彬的一對雙胞胎姐妹，次女擅長武藝，喬扮成男裝隨父出征南唐，在軍中被稱為小將軍。另外，《錦繡旗》中文武雙全的女英雄猶如神靈附體一般表現優異，其中還描述了母女成婚等荒唐之事。

小說方面，清代《螢窗清玩》（卷 1〈連理枝〉）的女主角男裝成為征東將軍，立下大功。《鐵弓緣》則描述美貌女子元彩霞能拉大弓，力敵勇力萬夫。

其他描寫男裝的巾幗英雄作品，在小說方面，有康熙初年的《生花夢》、清末的《兒女英雄傳》、《血淚黃花》；戲曲方面，有明末無名氏《贈書記》、清初朱佐朝的《軒轅記》（朱雲從《龍燈賺》）、以及清代無名氏傳奇《雙鳳環》、《櫻桃宴》、《夢中因》、《全福記》、《御爐香》等。

## (2) 女扮男裝復仇

〔史實、故事〕

女子為夫婿、親屬、恩人復仇的故事，展現了中國女性英烈的一面，自古以來屢見不鮮。例如，左延年〈秦女休行〉的秦女休，曹植〈精微篇〉的蘇來卿、李白〈東海有勇婦〉的東海勇婦，以及李復言《續玄怪錄》〈尼妙寂〉、《廣豔異編》中為丈夫復仇的申屠氏等等，不勝枚舉。不過，這些並非全皆扮男裝來復仇。男裝復仇中最有名的是唐代的謝小娥。故事見《新唐書》〈列女傳〉、《太平廣記》卷 491 所引李公佐〈謝小娥傳〉。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小說中則以敷衍自唐李公佐〈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巧解夢中言〉（《拍案驚奇》第 19 卷）最為有名。謝小娥因父親與丈夫托夢，得知殺害二人的兇手為申蘭、



申春。於是女扮男裝至仇家幫傭，趁他們爛醉時成功報仇。以〈謝小娥傳〉為本事的戲曲有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龍舟會》雜劇，這部作品充滿濃厚的反滿思想。清初張源雜劇《櫻桃宴》則敷衍自唐杜牧〈竇烈女傳〉（此作無男裝），描述〈竇桂娘喬裝殺賊〉，主角桂娘充當年輕宦官的替身，男裝混入宦官中，歷經千辛萬苦，終於順利復仇。作品中女性扮男裝成為宦官的安排，頗富趣味。

#### 〔虛構性作品〕

描寫報復、復仇的小說中，極知名者為《聊齋誌異》卷3〈商三官〉。故事描述四川出身的書香世家女商三官，父親為豪族所弑，漏夜逃亡，行蹤不明。後來假扮成男性俳優，先取得仇家的信任，再趁機成功復仇。清末小說《兒女英雄傳》主角何玉鳳(十三妹)原本出身將軍之家，父親為人所殺，立志為父報仇，往來江湖間，作品中並未記載其是否女扮男裝。其他還有清初石金成小說集《雨花香》第二十六種〈還玉珮〉、清末小說《癡人說夢記》等；戲曲方面有清初李玉《埋輪亭》、清末《飄紅緣》等，這些作品皆可見女扮男裝的慣用手法。

另一方面，清初張源雜劇《櫻桃宴》〔有本事來源的作品〕的女主角為了救男性，女扮男裝成其替身。其他，清初朱佐朝戲曲《九蓮燈》描述女主角因長得像公子，故喬裝成公子替身，代其自盡。清初無名氏戲曲《耳鳴冤》描述女子男裝成恩人之子的替身，代其自盡。戲曲《西江瑞》、小說《意內緣》亦為同類作品。

### (3)女扮男裝參加科舉

#### 〔史實、故事〕

大家或許認為實際上沒有女子扮男裝參加科舉的事例，但其實不然。以下將分①同席共學②男裝應試③參與政治等三類探討之。

#### ①同席共學

〈梁山伯與祝英台〉（傳說）是男女共學的故事中最家喻戶曉的。故事是說祝英台男裝與梁山伯一同遊學，梁山伯始終沒發現祝英台實為女兒身。祝英台返家，梁山伯去探訪時才察覺其原為女子。梁山伯欲娶祝英台為妻，但英台已與馬氏訂婚。梁山伯因相思過世，英台於前往馬家途中，牛車經過梁山伯墓前，便不再往前行進，英台被吸入山伯墓中。此故事起源於六朝，明清時代是否出現男女共學之事呢？

明清時代男女幼年共學不一定得男裝，故實際上仍是有類似梁祝的故事。下面介紹的是小說，故真假未定。《剪燈新話》〈翠翠傳〉描述江蘇淮安劉氏之女天生聰明，在父母許可下上私塾讀書。同學金定，聰明爾雅，兩人同年。此外，清初女詩人余尊玉，因父親早逝，家無子嗣，母親讓二名女兒喬裝成男子學習詩文、與四方名流交遊往來，然訂婚後則不與賓客應對（《名媛詩選翠樓集》）。

## ②男裝應試

明末葉紹袁《葉天寥自撰年譜別記》（丁丑，崇禎 10 年，1637）中記載了女子應試的例子。

劉晉仲言：其邑中桂生者，貧而無子，止一女甚美，為男子裝，不使人知為女也。詩詞古文俱工，學制舉義，應芄支試，兩次不得曳子衿，年已二十，不能不返初服矣。然尚未有人知，惟中丞楊述中與勿所先生知之。楊將為茂陵之聘，而太僕先焉，以故楊恨甚，流言中傷先生，遂有嚴旨詔逮，幸即雪矣。先生沒已十餘年，今桂娘尚在，白香山燕子樓詩堪為悲涕耳。

這是描寫二名大官為爭娶一名男裝的女子的故事，此女子曾參加二次「芄支試」（童試），但未能及第，故無法成為「曳子衿」（生員）。其男裝應試，雖然只是童試，但也算實際應考。此外，也有差點就可應考的女子。《閨秀正始集》卷 17 記載清中葉前期女詩人聞璞（楚璜）的父親要其應試，但遭本人拒絕。

譽彥無子，令楚璜效男子裝，從師授經。年十四，工時藝，父欲令應試，或勸之。曰：與為黃崇嘏，何如為曹大家乎？乃止。此後不復見客，仍服男子服，奉養父母，終身不嫁。

另外，《二刻拍案驚奇》卷 17（《今古奇觀》卷 34）〈女秀才移花接木〉：「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以上雖是小說，但亦可看出在初級階段女子要男裝潛入試場應試並非不可能。

此外，《萬曆野獲編》卷 23〈婦人能時藝〉描述妻子熟悉考試題目，故為丈夫之師；孫樾峰之所以能取得大魁，是因為長嫂「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其他還有如參加科考屢屢失敗的蕭象林（鳴甲）戶部的表兄，以妻為師，文章

經妻子修改後，逐漸進步，最後終於及第。當時，女子雖未能直接應試，然實際上也是有精通考試的才女。

### ③參與政治

女扮男裝參與政治的女性事例，自古有《南史》、《太平廣記》卷 367 記載的婁逞。《南史·崔慧景傳附傳》云：「能某，解文義，變丈夫服，徧游公卿間，仕至揚州議曹錄事。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又《太平廣記》卷 367 收錄張督之妻孟姬的故事。張督為郭汾陽之總朔方，常隨侍其左右，丈夫死後，孟氏因貌似丈夫，故著其衣冠，佯稱自己乃張督之弟，隨侍郭汾陽，掌管軍中累奏，後來成為御史大夫。

另外，五代蜀女狀元黃崇嘏的故事則極聞名。《十國春秋》《太平廣記》卷 367、謝疊山《碧湖雜記》等皆有記載。王世貞《藝苑卮言》言黃崇嘏成為司戶參軍。

####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上述描述男女共學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家喻戶曉。宋元時代開始流行民間，此後有不少戲曲小說以此為題材。明清時代的戲曲如《牡丹記》、《英台記》、《訪友記》、《同窗記》、《英伯相別回家》、《河梁分別》等，甚至鼓詞、彈詞、木魚書、寶卷等講唱文學與民歌俗曲都有梁祝故事的流傳，亦敷衍出各種不同的故事。

另一方面，就如小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喻世明言》卷 28）的入話加進了木蘭、祝英台故事，五代的黃崇嘏故事在當時的民間也大為流傳。此故事自明初戲曲《女狀元春桃記》、明末徐渭《四聲猿》中的《女狀元》發表後，廣為流傳。王驥德《曲律》卷 4 云：「徐天池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徐渭《四聲猿》中描寫二位文武兼備的女子，其一為代表「文」之《女狀元》黃崇嘏，另一為代表「武」之《雌木蘭》花木蘭，但原本的故事是黃崇嘏為男裝麗人，並未應試，受到蜀丞相周庠提拔，在其手下當官。《女狀元》中的黃崇嘏則男裝應試且狀元及第。其他，如明末吳興妓女梁小玉（玉兒、玉姬）的《合元記》傳奇、清初女劇作家張令儀的《乾坤圈》雜劇都是取材自黃崇嘏故事。

#### 〔虛構性作品〕

描寫女扮男裝應試、或參加科舉名列前茅的故事不少。其中清初小說蒲松齡

《聊齋誌異》的〈顏氏之女〉頗為人知，故事描述一名婦女才能優異，喬裝成丈夫的弟弟應試，後成為進士、知事、御史，享有王侯般的富貴榮華後，乞骸骨歸鄉。另外清代才子佳人小說《白圭志》採用的手法與黃崇嘏故事相同，令人稱奇的是五位女扮男裝的佳人參加科舉，皆以優異成績及第。另外清初的《人間樂》、清中期以後的《群英傑》、描寫妻子才能勝過丈夫狀元及第的《玉燕姻緣全傳》、以及《女舉人》、《蘭花夢》等也是同類型的故事。其他，如清初白話小說《五更風》〈劍引篇〉則是描寫女扮男裝擔任科舉考官的故事。

戲曲方面，明末清初范希哲《四元記》、清中期女戲曲作家王筠《全福記》、明末無名氏《金花記》等作品描寫結合木蘭、黃崇嘏等文武雙全的女性故事。還有喬裝成男性應試、狀元及第的《錦繡旗》、女子分佔天榜狀元與榜眼的《名花榜》、女子代夫應考進士及第的《福星照》、以及進士及第後立下顯赫軍功的《蘭花夢》等等。此外，女子進士及第後仍做男裝，女性身為征東將軍，立下戰功的故事也不少。

其他，描述女子才能勝過男性的有《二刻拍案驚奇》卷 17〈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的聞蜚蛾。故事描述聞蜚蛾女扮男裝上縣學，除了有二名情投意合的同學向她求婚外，千金美女也向她求婚。清初小說《醒風流奇傳》描述女主人公馮閨英扮男裝出城，成了趙汝愚的義子，因抗金獻上三策而被封為閨閣學士。清乾嘉時期的小說《蕉軒摭錄》（〈漫江〉）描述女主人公漫江男裝活躍於男性世界。清末的《三門街前後傳》，描述女主人公喬裝成男性，立下豐功，成為藩王，但恐暴露女子身分，還娶了妻子。乾隆時代戲曲家沈起鳳著《才人福》，描寫蘇州名妓男裝扮成才子、才子則成了其書僮的故事。上述作品所描述的皆是發揮超能力的女子。

#### (4) 為出遊、遊覽、訪問、尋人而女扮男裝

〔史實、故事〕

上層階級的女子要自由出遊可謂困難至極。西洋西班牙曾出現冒險旅行家卡特林娜·德·埃勞索(Catalina de Erauso)<sup>3</sup>(1592—1650)；當時中國的良家婦女幾乎不可能一個人出遊。不過，妓女中有人曾男裝出遊，例如第四篇第一章第三節 2 中

<sup>3</sup> 參照中田耕治《冒險する女の世紀—男裝の女性史》(新書館, 1983)、石井達郎《男裝論》(青弓社, 1994)。

提到的明末羽素蘭（翁孺安）、柳如是、清代徐二官等即是。柳如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乘扁舟拜訪錢謙益（顧苓〈河東君傳〉）。其他，還有清初孝女施寅，為救入獄之父親，剃髮假扮成男性與年幼的弟弟同赴南京（《巾幗鬚眉傳》卷4〈施氏女寅〉）。

然而，實際上年輕女子出遊並非易事。《浮生六記》（卷1〈閨房記樂〉）中描述女主人公陳芸夜晚為了到附近的水仙廟參加廟會，戴先生之帽、著男裝、將髮髻編為辮子，畫上粗眉，甚而將纏足換穿蝶蝶履，煞費心思。或許是因為晚上人多混雜，陳芸才沒被識破。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明末張鳳翼戲曲《紅拂記》據紅拂故事描寫主角女扮男裝尋找意中人。

〔虛構性作品〕

①為了出遊、遊覽男裝

一般而言，上層階級的女子只有在元宵節賞燈等節慶時才能夠出遊。即便能出遊，也多作男裝打扮。明末阮大鍼戲曲《春燈謎》一開始描寫女子於元宵夜喬裝成男性出遊賞燈，並寫詩贈予男性。由於當時認為女性夜晚出門賞燈乃越禮之舉，故只好女扮男裝。清代戲曲《人如願》、清末小說《雙燈記》中也有類似的情節。明末清初李漁戲曲《意中緣》第一回描寫女主角為了葬親男裝行旅的凜然之姿。為行路之便，喬裝成男性的作品還有清代中期戲曲《魚水緣》（小說《情夢柝》改編）、清末小說《前明正德白牡丹》等，基本上女子皆以此形式出遊，其例子不勝枚舉。

②為了找尋父親、丈夫、未婚夫男裝

女性至遠方尋人，為了行路之便，必須女扮男裝。在尋父方面，清代中後期小說《離合劍蓮子瓶》與清末小說《玉燕姻緣全傳》，皆描述女主人公男裝至牢房探父的故事。尋夫方面，有清初小說《雲嘯仙》，女主角男裝尋找因戰亂各分東西的夫婿，期間做酒保以謀生，後來與夫婿偶然相逢於酒店。另外，清中期小說《躋雲樓》、清後期《棲鳳山》（《躋春台》亨集所收）、戲曲《宣和譜》等也可見類似情節。西洋也有克莉斯汀·戴維斯(Kristin Davis)(1667—1739)、漢娜·斯內爾(Hannah

Snell) (1723-1792)爲了尋夫女扮男裝<sup>4</sup>。

明初朱有燉戲曲《美姻緣風月桃源景》描述找尋未婚夫的故事，妓女爲尋找互定終身的夫婿，喬裝成男性，前往其流放之地。明末馮夢龍戲曲《雙雄記》也是描述妓女假扮男性尋找未婚夫婿的故事。戲曲方面，清代《不夜天》與《新安驛》的內容也與上面類似。小說方面，清代《意內緣》描述侍女假扮成男性，代替千金尋找未婚夫。

尋找意中人的作品，有清代中期戲曲《忠烈傳》，女主人公男裝尋找意中人時，認識一名男性友人，並請他和胞妹結爲連理，但所謂的胞妹，其實就是恢復女兒身的女主人公，這是因爲當時在禮法上女性不得不喬裝成男性來尋找男性友人，故採取此一手法。清初小說《鳳凰池》，描寫女主人公見詩憐才，故男裝尋找心儀的才子，最後兩人義結金蘭。其他，清初小說《玉嬌梨》、清初裘璉戲曲《女崑崙》（《畫圖緣》）在描寫尋找意中人的手法上皆與上述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清代初中期張瀾《千里駒》傳奇，描述高麗公主因思慕畫中男子，故女扮男裝遠至汀州尋訪意中人，最後二人結婚，返回高麗。

### ③爲尋找理想夫婿男裝

女子爲尋覓才貌雙絕的夫婿而男裝。清代康熙年間小說《宛如約》女主人公趙如子爲覓得佳婿，女扮男裝，離家遊學。清初《歸蓮夢》，描述盜賊女頭目爲愛洗心革面，但最後卻未能修得正果，且遭盜賊斬首，故事的女主人公也是爲尋覓才高貌美的佳婿而男裝出遊的。

### ④爲與才子詩文唱和男裝

女子爲與男性較量詩才，或爲確認結婚對象是否爲真才子、本人而男裝出遊，期間她們與男子詩文唱和，彼此交遊。明末阮大鍼戲曲《春燈謎》傳奇、清初小說《人中畫》（風流配）、《鳳凰池》、清末小說《才子奇緣》等作品中即描述這類內容。才子佳人小說有不少這種內容。

## (5)爲避難逃亡男裝

〔史實、故事〕

### ①爲脫離危險男裝

---

<sup>4</sup> 參照注3。

中國女性若以女性裝扮逃難是十分危險的，故自古以來男裝逃亡之例多有所聞。例如，《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洩奔魏，攜妾吳氏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又明初知名的從軍女性韓娥「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處民間」（李漁《千古奇緣》卷 7 奇女類）。陳維崧《婦人集》引清初戰亂中逃亡女子的題壁詩，詩云「女作男粧，實可嗟」。在近代，1922 年陳炯明部下反叛孫文時，宋慶齡女士云：「中山先生幸先聞變，扮醫生裝，宋慶齡女士扮護士裝，馬湘等衛士擁前後，時沿途已戒嚴，……旋到上海」（陳聲聰《兼于閣詩話》補遺〈廖仲愷詩題略釋〉），可知自古此一情況時有所聞。

## ②私奔或爲逃避非出己願之婚姻

男裝私奔的例子最聞名的是紅拂女故事。李漁在《資治新書初集》（卷 11〈奸情〉一）記載當時倪伯屏裁判婦女男裝淫奔逃走的評語。又明末的《嫖賭機關》乃專門記載妓院的結構與妓院的遊樂方法，其中〈論走〉記載妓女女扮男裝與嫖客逃走的事例，反映當時諸如此類之事層出不窮。

###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如上述①逃難時喬裝成男性之事例時有所聞，故無以此爲本事之作品。而以②紅拂故事（杜光庭《虬髯客傳》）爲本事的作品則不少。如《紅拂記》、《北紅拂》、《虬髯翁》、《女丈夫》等。

### 〔虛構性作品〕

首先，列舉相當上述①的虛構作品。逃亡的原因很多，面臨抄家之難而男裝逃亡者有清初小說《鳳凰池》、清中期《八洞天》。遇盜賊而男裝逃難者有清中期《嶺南逸史》、清代小說《螢窗清玩》（第 1 卷〈連理枝〉）。因受虐待而逃亡者有清代中後期《粉粧樓全傳》。被扣上謀反之罪而男裝逃亡者，有清末小說《雲中雁三鬧太平莊》。戲曲部分，全家被抄男裝逃至他鄉者有明末清初《龍燈賺》，受權臣迫害男裝逃亡者有清初周稚廉《雙忠廟》與清代中後期《西江瑞》，爲奸人所逼而男裝逃亡者有清初萬樹的《念八翻》。《盤陀山》、《宣和譜》、《玉梅亭》、《夢中因》、《達觀記》則描述爲避難而男裝逃亡的故事。此外，《杏花山》中男裝的目的在矇騙叛徒而非爲了逃難。清代中後期小說《嶺南逸史》描述主人公有妻妾二人，其中一人遇盜，故男裝逃走，然在尋找丈夫老家途中又被強盜抓走，被迫與其女

兒結婚。

相當於上述②的作品中，常見的女扮男裝並非爲了私奔，而多是爲了反抗非出己願的結婚而逃走。小說方面，有清初的《麟兒報》（《葛仙翁全傳》）、《鐵花仙史》、《情夢栢》、清中期的《英雲夢傳》、清末的《群英傑》、《五美緣》、《泣紅亭》、《躋春台》、《蜜蜂計》。戲曲方面，明末無名氏《石榴記》（《巧聯緣》）、明末清初朱寄林《倒鴛鴦》（《鬧鴛鴦》）、《二奇緣》、《醉太平》、《雙雄記》等。此外，婢女男裝替代女主人公與心非所屬的對象成婚者有清初戲曲《鴛鴦夢》。清末戲曲《秦晉配》描述妓女爲求良緣，拒絕接客，灌醉嫖客後，換上其服裝，喬裝成嫖客逃跑。清末張方《飄紅緣》描述女子遭暴徒逼迫成婚，殺死暴徒後，換上暴徒服裝逃走。女性在陷入危機時，或以投水自盡、或讓侍女替代自己成婚、或出現救美英雄等，其解決方法各有不同，而文學作品中最常用的手法便是女扮男裝。

另外，如前一章節所述，爲了逃避宮女選拔（「採女官」、「選秀女」）而男裝逃亡的作品也不少。小說方面，有清初《鐵花仙史》、清末《紅雲淚》，戲曲方面有明末《贈書記》、清初《雙忠廟》、《赤龍鬚》等作品。此外，清初戲曲《蟾宮操》描述歌僮男裝替代女主人公參加宮女選拔。又清初小說《載花船》、《魚藍記》（范西哲撰）、《萬花台》描述武則天選拔宮男，乃所謂令男裝女學士尹若蘭「選龜」的故事。

此外，女扮男裝私奔的故事較少，如《熊龍峰四種小說》所收宋元話本〈張生彩鸞燈傳〉，而內容與此相同者，還有《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第23卷的〈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 (6)爲配合生活之便男裝

〔史實、故事〕

①黃善聰爲從事販香男裝與同鄉李英一起行商十多年，被識破後，恢復女裝與李英結爲連理。此乃明代弘治年間的真實故事。記載於《雙槐歲抄》卷10、《留青日札》卷20、《焦氏筆乘》卷3、《明史》〈列女傳〉等。

②酒店老闆收留二名義子，撫養兄弟兩人長大成人後，發現其中一人劉方原爲女子，最後二人結爲連理。此亦爲明宣德年間的真實故事。收錄於《情史》卷2、《玉芝堂談薈》卷10、《國雅品》、《明詩正聲》、《堅瓠續集》卷4、《千古奇聞》卷7等。

③自古就有因家中無男丁，故讓女兒著男裝當成兒子來撫養之情形。清代女詩人



余尊玉（《翠樓集》、《擷芳集》卷 38）、聞璞（《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 3）、《清稗類鈔》義俠類〈顧月波除鄰舟盜〉、《清稗類鈔》貞烈類〈鄭紫綸爲尼全貞〉等皆可見此類故事。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 ①以黃善聰故事爲題材的作品，在小說方面，有《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卷 28）〈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戲曲有汪廷訥《詭男爲容》，說唱詞話則有《販香記》等。
- ②以劉方故事爲題材的作品，有《花影集》卷 1〈劉方三義傳〉、《燕居筆記》，小說有《醒世恆言》卷 10〈劉小官雌雄兄弟〉。戲曲有明末葉憲祖《三義成姻》（《三義記》），范文若《雌雄旦》、王元壽《題燕記》、黃中正《雙燕記》、無名氏《彩燕詩》等。

〔虛構性作品〕

因某種理由自幼或中途女扮男裝的有清初小說《人間樂》，故事描述家中無男丁，故將掌上明珠獨生女喬裝成男性，自幼視爲兒子來撫養。戲曲有明末清初朱雲從《龍燈賺》，描述其妻擔心若無男丁丈夫將要納妾，故將女兒喬裝成兒子瞞騙丈夫。其他，清代小說《白圭志》的女主人公張藍英、《紅樓夢》的王熙鳳，以及清末小說《蘭花夢》的寶珠等，皆是幼年時就著男裝被當成兒子來撫養的女子。

## (7)其他

〔史實、故事〕

除了上述事例外，還有不少朝廷宮女喬裝成男性等各式各樣的女扮男裝，但皆未成爲明清時代的戲曲小說的本事，故在此不贅述。

〔虛構性作品〕

還有不在上述分類範圍者，在此僅介紹清中期沈起鳳的戲曲《伏虎韜》。這部作品與眾不同，故事描述丈夫爲懲罰好嫉的妻子，讓侍妾扮男裝誘惑妻子與其成婚，妻子答應後，丈夫便藉此責備妻子無貞操。

### (B)男扮女裝

自古以來在各種典籍可見中國男扮女裝的事例。大體分類如下。

- ①批評男扮女裝為混亂的社會現況。如《荀子》〈非相篇〉、《北史》〈柳彧傳〉等。
- ②在宮中為了阿諛奉承而女裝。如《史記》〈佞幸傳〉、《北齊書》〈元韶傳〉等。
- ③為了歌舞音曲，男子一時打扮成女裝。如唐段安節《樂府雜錄》、《隋書》〈音樂志〉、〈周宣帝〉以及清代流行的檔子等。
- ④身為戲子（男伎、男娼、相公、歌郎、優伶）喬扮女裝。特別是在乾隆時代以後，流行於北京。
- ⑤因男色（龍陽、男妾、孿童）喬扮女裝。
- ⑥因個人性癖而女裝。《宋書》〈五行志〉所見何晏逸事、《子不語》卷 2〈滇綿谷秀才半世女妝〉、《清稗類鈔》〈服飾類〉〈某中丞好女裝〉等。
- ⑦因女子較易撫養，而將男子扮成女裝。

其中，最多的要屬④⑤二項。有關男色文化與相公（優伶）文化的資料極多，也有不少先行研究，故姑且割愛，在此僅探討與明清時代俗文學相關之內容。

#### (1)為姦淫而男扮女裝

〔史實、故事〕

明成化年間，發生一宗為了姦淫而男扮女裝的桑狷（桑沖）事件，轟動一時。桑狷年輕時纏足、習女紅、著婦人服，遊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以教授良家女子女紅為幌子，趁機姦淫，達 78 處所。有一次在晉州生員家，因遭生員女婿強姦而事跡敗露，成化十三年(1477)被處以磔刑。十年來被害良家婦女多達 182 人，其弟子七人亦遺害各地。相關記載見《紀錄彙編》卷 172、《玉芝堂談薈》卷 10、《五雜俎》卷 8、《堅瓠餘集》卷 4〈人妖公案〉《茶香室三鈔》卷 6。

桑狷事件在當時眾所皆知，與此類似之事件亦見明代《陸容菽園雜記》卷 7、清顧公燮《丹午筆記》、以及清代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上。又據《清代名吏判牘七種彙編》（《于成龍判牘菁華》）所載，有一戲班花旦演員，女裝與 11 名女子有染，後來偽裝敗露，被于成龍（1617—84）判處死刑。可見當時此類事件層出不窮。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桑狷男扮女裝假扮女紅師傅，以教授女紅為幌子，強暴多名女子。以此事件為本事的作品有明黃暉《蓬窗類記》卷 1、《醒世恆言》卷 10〈劉小官雌雄兄弟〉

入話、《聊齋誌異》卷12〈人妖〉等。

〔虛構性作品〕

清初小說《雲仙嘯》(第三冊〈平子方〉)，描述貪婪好色的富商男扮女裝潛入未亡人丁氏閨房，享受魚水之歡。清初小說《鬧花叢》，描述好色的男主人公因貌似胞妹，故女裝假扮胞妹拜訪未亡人，後來私通未亡人及其小姑。清初小說《歡喜冤家》(《貪歡報》)第4回〈香菜根喬妝姦命婦〉、清代中期小說《空空幻》、皆屬此類作品。又小說《弁而釵》的主人翁好男色，一人多次女裝或為男倡、或為妾、或為道姑。清末文言小說《想當然耳》卷2〈尼僧〉描寫男子坐尼姑打扮至尼姑庵肆意縱慾。

此外，戲曲方面，因不適合搬演物色女性或有犯罪傾向之內容，故作品中幾乎未採用此種女裝手法。

(2)為戀愛而男扮女裝

〔史實、故事〕〔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無。

〔虛構性作品〕

清初小說《兩交婚小傳》男主人公冒名胞妹參加女主人翁的詩社，唱詩酬對。同樣為清初小說《吳江雪》的主人公佯稱自己為外甥女，男扮女裝潛入私定終身的女方家中。又清初小說《孤山再夢》描述主人翁在散步時偶遇心儀對象，先以詩傳情，後來又扮女裝確認對方的詩才。清末蒙古人小說《一層樓》主人翁為擄獲美人心，扮成新來的婢女，至心儀女子家中。

戲曲方面，《名花榜》主人公為了獻詩給心儀女子，男扮女裝，改名換姓。又明末清初萬樹戲曲《風流棒》的主人翁著女裝混入迎春祭典的化妝行列，尋覓意中人。清末戲曲《劉海圓》主人翁也是為了成就戀愛到對方家做婢女。又明代詩人唐寅乘船與錫山華學士府中婢女擦身而過，一見鍾情，唐寅便假裝成傭人，潛入其家，最後贏得美人歸，此故事相當膾炙人口，後來不少作品以此為本事敷衍而成，然愛好女裝的美少男實為唐寅友人周文賓(見彈詞《三笑姻緣》)，唐寅本身雖有變裝，但並非男扮女裝。

## (3) 為逃避危險而男扮女裝

〔史實、故事〕〔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有歷史事實的例子，但尚不致於成為文學作品的本事。

〔虛構性作品〕

男扮女裝脫險的文學作品雖沒有女扮男裝來得多，但數量仍不少。故事多敘述男主人公喬裝成女性逃亡，途中遇上未來的妻子。如清初小說《玉樓春》的男主人公被誣告企圖謀反，女裝逃走後進入尼姑庵，結識三名女子，於是四人義結金蘭，後來與三人結婚生子，三人的小孩又與男主人同時進士及第。清初小說《八洞天》（第 7 卷〈勸匪躬〉）的主人翁父親因寫詩表達希望恢復南朝而被殺，於是便與僕人改名換姓並假扮成母女逃難，途中遇上一對母女男裝扮成父子，後來這四人成了鄰居，最後兩家的孩子互結連理。清初周稚廉戲曲《雙忠廟》的內容與上面類似。戲曲方面，明末清初《贈書記》與《倒鴛鴦》的男女也是因遇險而男扮女裝、女扮男裝逃走，兩部作品的最後都是讓顛倒性別的男女互結連理（假鳳假凰）。明末清初范希哲《四元記》的男主人公被強迫當女婿，後來女扮男裝逃走。又清代中後期小說《天豹圖》、清末《玉蟾記》、《玉燕緣全傳》等作品也都可見男主人公為了逃難而喬裝成女性的描寫手法。

## (4) 好男色而男扮女裝

〔史實、故事〕

下面說明被迫男扮女裝的例子。北齊文宣帝強迫東魏元韶女裝：「文宣常剃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北齊書》）；也有男伎（戲旦）被迫扮女裝，其中最多的要屬與變童相關的。另外還有男子被迫纏足<sup>5</sup>。

〔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明末王驥德戲曲《男皇后》（《裙釵婿》）乃據《陳書》〈陳子高傳〉創作的，描寫容貌嬌豔的陳子高被臨川王捉到後，強迫扮成女子住進後宮，成全其斷袖之

<sup>5</sup>例如《金壺遯墨》卷二記載太平天國下令 12、13 歲以上幼童，約六千餘人去勢，其中 10 人就有 6、7 名男童因外腎受傷身亡。東王楊秀清自其中挑選姿色秀麗者，令其纏足女裝為「男妾」。

癖。作者王驥德說：「今好事者，以女狀元並余舊所譜陳子高傳，稱為男皇后，並刻以傳」（《曲律》4），並讚賞《男皇后》媲美徐渭《女狀元》。

〔虛構性作品〕

明末小說《宜春香質》月集，描寫書生被送至宜男國後成為狀元、昭儀，後來還當上皇后。同樣的，明末《弁而釵》〈情奇紀〉描述父親入獄，為了賣身救父，兒子不得已男扮女裝為娼妓、人妾與女道士。上述皆反映了當時男風流行的風俗。而被迫纏足者有清代中後期李汝珍小說《鏡花緣》第33回描述的林之洋故事。

(5)為當新娘替身而男扮女裝

〔史實、故事〕〔有本事淵源的作品〕

為了當新娘替身男扮女裝出嫁的作品中最出名者，為小說《醒世恆言》卷8〈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此故事的原型見元初《醉翁談錄》丙集卷1〈因兄弟得成夫婦〉。明末沈璟戲曲《四異記》亦據此而作。類似的作品還可見於明中期戴冠（1442-1512）《濯纓亭筆記》（引自《堅瓠秘集》卷4〈天緣〉）《瑕弋篇》（《堅瓠》10集、卷3〈姑嫂成婚〉）、《笑史》、《情史》等書。此外，《清代名吏判牘七種彙編》（于成龍判牘菁華〈代飾新郎之妙判〉）還記載對曾任江西總督、兵部尚書的清初大官于成龍（1617-84）判決一名容貌醜陋的男子請貌美的表弟當替身來幫他求良緣，但屢屢失敗，最後新娘反被表弟奪走。可見此類事例實際上是有可能發生的。

〔虛構性作品〕

明末張大復戲曲《快三活》、清初戲曲《碧玉串》描寫女子被迫「沖喜」出嫁，而男子為代其出嫁而扮女裝。清代戲曲《福星照傳奇》描寫妻子被迫和蕃，丈夫為代妻出嫁而女裝。

(6)其他

清初戲曲《倒鴛鴦》描寫主人公為了逃避弁髮（薙髮）而女裝，相當特別。清中後期小說《雅觀樓》描述男主人翁因生活放蕩無賴，最後落魄潦倒，女裝乞食。還有《紫霞巾》傳奇描寫為了生活不得已男扮女裝的婢女陳棟，《鳳雛圓》傳奇敘述男子替未婚妻入教坊而女裝。

以上分析了明清時代的戲曲小說如何設計女扮男裝、男扮女裝的情節，究竟「女扮男裝」和「男扮女裝」在用法上有何不同？使用頻率方面，女扮男裝多於男扮女裝，其比例大約三比一。猶如上述，這兩者在使用內容方面本來就有許多不同，例如若是為了避難，或與意中人相會，則男女換裝的比例大體上相同，但若是為了從軍、成為武術高強之人、參加科舉等的女扮男裝，當然只會出現在女性身上。不過，經常使用女扮男裝的理由應該與這個時代的俗文學為何慣用男女換裝的手法之理由是彼此相關的。

另外，不管是依據虛構或者史實，使用男扮女裝、女扮男裝手法的戲曲小說數量都不少。因此，當時男女換裝的風俗可謂俗文學的創作的基礎，在此基礎下衍生出各種不同類型的虛構之作。相對的，就故事的旨趣而言，從史實、故事敷衍的作品，亦不容忽略。

不過，即便這些作品是根據史實、故事所改編的，但並不代表男女易裝乃當時的一般風俗。筆者於〔史實、故事〕所探討的多屬特例，決不能以這些少數的例子證明中國自古以來盛行男女易裝。

中國究竟如何看待男女易裝的行為？就女扮男裝而言，中國並沒有猶太舊約聖經中「女人不可穿男裝」的戒律，也沒有類似西歐中世聖女貞德裁判中所見如天主教會般的強烈反對男女易裝<sup>6</sup>。在中國，認為女扮男裝從軍是不得已，故對此沒多加批判。

然而，即便如此，《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可見一般認為男女易裝是不合乎禮儀的。至少，到宋元時代為止還是相當反對這麼做的。例如《太平廣記》卷 367，男裝的女性婁逞、孟嫗、黃崇嘏、白項鴉四人，被歸類成「妖怪」類的「人妖」，在傳記中也稱婁逞、白項鴉為「人妖也」。又《新唐書》〈五行志、服妖〉中有對太平公主男裝的批判。從上述例子看來，婦人的男裝打扮並不受歡迎。

<sup>6</sup>《舊約聖經》〈申命記〉第 22 章。《新約聖經》〈歌林多前書〉〈申命記〉：「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中世紀初期的教會允許女性求神讓她們成為更接近聖者（男性）。然而，天主教神學贊成聖奧古斯丁否定異性裝扮，中世天主教地位最高的學者湯瑪斯·阿奎那認為異性裝扮是冒瀆神明創造的秩序以及引發情慾的原因，故予以批評，故男女易裝在中世末期受到嚴格的打壓。聖女貞德之所以被認為是「魔女」而處以焚刑最大原因便是她女扮男裝。阿部謹也先生在其著作中也論及這一點。

然而，明清時代，對女扮男裝的評價開始有了極大的變化。李漁《千古奇聞》卷7〈革集〉中的劉方女扮男裝，與男子形同兄弟般生活後互結連理，李漁將其歸為在「奇女類」，友人陳百峰也稱讚：「陳百峰氏曰：女有不幸，以權為偽男子。事雖不經，求其始終純固，亦可以為奇女乎！」且極度讚賞女扮男裝的黃崇嘏、韓娥保全貞潔：「是二女者，咸以笄禕行鬚眉事，策名汗簡，其事甚奇。若韓女雜處師中七年，而女容不泄，卒以完璧而歸。劉方之姓不改，其形頎然，丈夫哉！」這兩人或為特別人物，而清汪師韓在《談書錄》（〈女詐為男〉）也讚揚不得已女扮男裝而守貞的一般女子。又如當時閨秀詩人中也有人常作男裝打扮，由此看來，當時一般人對女性男裝的厭惡程度已漸漸消失了。

反之，男扮女裝則經常受到批評。例如，《晉書》記載魏、何晏好著婦人服，傅玄嚴厲指斥其著「妖服」，「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晉書》〈五行志上〉服妖）。又先前引用的汪師韓《談書錄》云：「凡此女詐為男，女皆貞潔，故其事可紀。若男詐為女，則前代絕無，至近代乃有之，皆以詐偽恣其姦淫，此王法所不容誅也。」男扮女裝除了戲曲演員等特殊情況外，基本上是不受歡迎的。因為男扮女裝經常伴隨著姦淫等犯罪之事，在道德上屬於不正常的行為。

### 第三節 戲曲小說中男女變裝的技巧與其效果

以上探討了明清戲曲小說中男扮女裝、女扮男裝在作品中的表現手法。這一節將更進一步探討這些用法在創作技巧上的特色與效果。戲曲與小說的體裁雖然不同，但作品中男裝、女裝的手法以及其效果大致相同，故將一併討論。中國戲曲小說的技巧是不斷發展的，作者經常運用想像力將某慣用手法變得複雜化、巧妙化、趣味化。這種傾向也出現在戲曲中的男女易裝上，比如作品中的主人翁有單純僅用一次的，也有一人使用多次的、或一劇中多人換裝、或採取男裝、女裝相互配合的複合手法。此外，也有單純以男女換裝之趣味性為著眼點的作品。或者也有作家欲徹底探究此一手法而專門創作與男裝、女裝相關的作品，例如，沈起鳳（1741-1802）便是其中之一，對於賦予男裝、女裝手法特別重要意義的作品與作家，在此有必要詳細分析其技巧的特色。在討論這一點之前，筆者擬先將男裝、女裝的技巧作一整體性的說明。

清初周稚廉的戲曲《雙忠廟》是採取複合式手法的作品，其作品梗概如下。

《雙忠廟》敘述南宋高宗時期的李貞出身北方金國統治地區，因同情南朝，作「哀南人」賦而被殺，隨後妻子自殺，全家被抄。於是男僕王保帶著出生二個月大的遺孤（生哥），假扮成母女，外出避難。然因小孩想要吃奶，王保便向老天乞求，上帝受其忠誠感動，賜王保雙乳，哺育遺孤。後來兩人一直喬裝成母女，隱居鄉野 17 年。

另一方面，廉冶娘乃前諫議大夫之女，父親因直言進諫被判戮刑，家產全遭沒收。因廉冶娘被選為秀女，於是女扮男妝逃跑，途中遇見違逆金國海陵王旨意的宦官，因宦官忠義，神人贈其鬚鬚，二人便父子相稱，共同生活。

如此，這二對父子、母女相鄰而居。後來生哥與冶娘二人互相知道對方的身世，結為連理。然婚後仍維持「夫扮女子、妻扮男子」的生活。等到金世宗即位，一雪前冤後才恢復原來的打扮。

過去也曾出現過男子胸部突然隆起，生出雙乳，流出乳汁的事例<sup>7</sup>。或許當時人們覺得這並不是超現實的事。然而二對假父子、母女比鄰而居、且兒女結為連理，婚後仍過著「假鳳虛凰」的生活，這種雙重異裝的描述手法以前也曾出現，例如「劉燾家，馬捷於犬，犬大於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皇明世說新語》卷 8）但《雙忠廟》的情節安排得十分巧妙，且因為故事單純，故作品中蘊含的「忠義」精神更能打動人心。

如前所述，明末清初時期的戲曲《贈書記》、《倒鴛鴦》也安排了男女主角易服後成為「假鳳虛凰」夫婦。但後者與《雙忠廟》不同的是，男女主人公婚後發現彼此性別，故恢復原本衣著，以大團圓收場。總之，男女長期易裝，其生活充滿了許多意外，不僅讓作品充滿緊張的氣氛，也讓讀者讀之不忍釋手。

明末清初朱雲從的戲曲《龍燈賺》（作者不詳的《渾儀鏡》亦具相同內容），其創作技巧與「假鳳虛凰夫婦」不同，但也屬巧妙運用男女易裝的作品。其故事梗概如下。

<sup>7</sup> 「男子生漚」（漚為乳汁）的故事以《後漢書》卷 81〈獨行列傳〉中的李善最為聞名。以此為本事創作的戲曲有明顧大典《義乳記》傳奇（《曲海總目提》卷 7 所載）。此外，還有《舊唐書》卷 190 下（《新唐書》卷 194）元德秀的故事。《後山談叢》中壽州善鄉吏的故事。以上，參照《堅瓠廣集》卷 2〈男子乳生漚〉。《宋書》〈朱脩傳〉言出乳汁為不吉利的徵兆。女子方面，《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卷 344 閩奇部記載 74 歲與 50 歲的老婦人向上天乞求出乳，天帝完成她的願望，於是婦人乳房流出乳汁救了嬰兒。這類超現實之事在中國一旦紀錄於書籍，就會被認為是事實。



南朝劉宋都督、檀道濟夫人生下女嬰，擔心丈夫若未得子而納妾，故謊稱產下男嬰。因要攜子至京師與丈夫見面，故將女嬰扮男裝以矇騙丈夫。途中遇翰林侍講王璧的男僕抱小公子參觀燈會，小公子突然想喝奶，男僕無計可施，便請檀家乳母分些乳汁，乳母見其為男孩，故將兩個小孩對調。

之後，王璧政爭失勢被殺（實際上是男僕替其身亡），其妻得知此消息後，推測官府會派人滅口，故與男僕之妻女扮男裝，帶著先前被對調的男孩（實為檀家女），改名換姓，遠避他鄉。

另一方面，檀道濟與魏軍對抗，在石生（實為女扮男裝的王璧之妻）的協助下獲得兵糧，戰勝魏軍。後來，王璧夫妻團圓，二家子女結為連理，婚禮當天見孩子頸部之絲帶，才發現對方之子乃自己的小孩，婚後各自恢復原姓。

故事中作者以雙重的手法安排男裝女裝，在掌握整個情節時或許比較費時，然此劇最重要的趣味就在將女嬰扮男裝，相互對調，最後又讓兩個小孩互結連理，恢復原性。在這種「調包、對調」劇中，經常可見作者運用男裝、女裝的手法。

而男裝、女裝在戲劇上的效果，就在於頻頻換裝中帶來的緊張氣氛與滑稽的感覺。清末戲曲《五香球》（別名《烏龍山傳奇》、《新安驛》、《女強盜》）就充分地運用此一效果。其故事梗概如下。

張桂英與龍官寶已定婚約，但官寶下山後久無音訊，桂英便女扮男裝下山尋找。下山後，住在新安驛旅館，旅館主人為一對母女，女兒常男裝為盜，以殺人為業。女子見桂英身上有不少錢財，持刀入侵，欲殺人搶劫。然見桂英長相俊美，便想託付終身。於是恢復女兒，叫醒桂英，訴說衷曲。桂英當下姑且答應，後相互比武，女子見桂英武藝不精，更是滿意。合衾後，女子欲解桂英羅襪，發現其乃纏足女子，大為吃驚，桂英說明原委，才知其為一巾幗女子。

沒想到原欲託付終身的美男子，竟為女性，作品最後以喜劇收場，不僅故事情節出人意料，戲中人物還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好換裝，故又增添了不少趣味性。誠如《清稗類鈔》〈戲劇類演新安驛〉所云：「故始則紅鬚裝束嚴急，令人但聞其聲，已而去鬚，已而改為豔裝，已而又改為便服，裝束雅淡，頃刻之間，變換數四，無不絕妙。」

下面這類男女易裝的故事也常與上述的手法特色一同出現。亦即女子男裝成了美男子後，出現別的女子愛上他，二人互結連理（「假婿娶妻」），婚後二人又同嫁一科舉及第的男子，最後以大團圓作結。也就是作品採取「雙美緣」（娶雙美）

的敘事方式。此一故事情節明末開始出現，清代以後則多了起來。清初小說《麟兒報》的梗概如下。

明朝湖廣鄉民廉野雖貧困但樂於助人。一日，見一人衣衫襤褸赤腳行於雪中，上前噓寒問暖，此人即仙人葛仙翁。後來廉野托葛仙翁之福，50歲老來得子，將兒子命名為廉清。廉清長大後被選為幸尙書的女婿，但幸夫人嫌其貧困，不願將女兒（幸小姐）許配給他，然幸小姐與侍女二人女扮男裝私自逃至廉清家。途中迷路，遇上欲至京師赴任的御史毛羽，毛羽之女毛燕與此美少年一見鍾情，於是兩人結為連理，但結婚夜，幸小姐以尙未告訴父母結婚之事為由返鄉。

另一方面，廉清科舉狀元及第，奉旨迎娶幸小姐，但幸小姐先讓廉清娶毛小燕，自己恢復女兒身後再與廉清結婚。

故事情節單純，卻是典型的雙美緣故事。當時這種婚姻幾乎不可能存在，故戲曲小說為了滿足男性的願望，經常讓男子可以娶多位佳人。幸小姐與毛小燕同性別結婚，這類「假婿娶妻」描寫的洞房之夜，經常都是一場喜劇。

故事情節與此類似者，在小說方面有《人中畫》（〈風流配〉）、《春柳鶯》、《生花夢》、《宛如約》、《人間樂》、《鐵花仙史》、《泣紅亭》、《螢窗清玩花柳佳談》（第1卷〈連理枝〉）；戲曲方面有《金花記》、《雙雄記》、《風流配》、《雙鳳環》、《夢中緣》、《梅花詩》、《江花夢》、《報恩緣》、《文星榜》、《萬珠袍》、《五香球》、《才人福》等，不勝枚舉。其中還有不僅兼收二美，甚至三美、四美，或者兼收十位美女。

以上故事的情節乃兩位美女先假裝結婚，最後再嫁同一男子；與此類型相同的還有「假婿娶妻」，此故事最初也是二位女子互結連理，但最終分別嫁不同的男子。如《二刻拍案驚奇》卷17〈女秀才移花接木〉、《鳳凰池》、《意中緣》（戲曲亦同）即屬此類。又戲曲《金花記》、《玉尺樓》描寫妻子男裝與其他女子成婚，說明原委後，二人以姊妹相稱，後來又一起與前夫團圓。也有如《嶺南逸史》描寫的男裝女性與盜賊的女兒成婚，後來這對假夫婦共同合力復仇。

接著繼續探討男裝女裝文學中主人翁因易裝後性格上所產生的變化。也就是原本善良順從的女主人翁，一旦女扮男裝後，便忽然變成具巾幗鬚眉特質的男性，後來遇見才子，兩人結婚，恢復女裝打扮，於使此時的男性特徵立刻軟化，重新回到原本柔順婉約的女性。這種主人公的描寫方式已經成了固定類型，也就是人物性格通常會隨著「服裝」變化而改變，在男女易裝的文學中，經常可見藉由強

調從兒女之情轉變為英雄之氣來突顯人格表現的趣味性。這個見解常用來說明《兒女英雄傳》女主人翁十三妹的描寫方式，此外，明末無名氏傳奇《贈書記》（又名《檢書記》）、清初朱雲從《龍燈賺》、康熙初年小說《生花夢》、清代無名氏傳奇《雙鳳環》、清末傳奇《鐵弓緣》等眾多作品的女主人公描寫手法也是如此。而最近還出現不少嶄新的研究，他們以「性別」或「雌雄同體」的角度等來詮釋這種描寫手法。<sup>8</sup>

以上論述了男裝女裝作品表現手法上的特徵。總之，中國以前的戲曲小說並不重視深入探討人生、心靈成長過程或者進行細膩的心理分析，最先考量的是故事的趣味性，目的在創作高潮迭起的情節。故創作手法包括巧合、錯過、權謀術數、錯認、誤解、誤報、假名、人物偷換、欺騙、變裝（男裝女裝）等。其中，變裝（男裝女裝）的手法可以讓故事充滿意外，同時也可以讓驚險、諧謔等效果發揮的淋漓盡致，故在戲劇中頗為常見。

不過，觀眾、讀者難道不會對此陳腐、缺乏現實感的表現手法感到厭煩？因為男女的聲音、鬍鬚、乳房、喉結、臉型、生理、動作、腳型(纏足)等身體的特徵不同，實際上要變裝並非易事。所以小說中男裝的女子常藉口不洗澡、不讓人見其裸體、避免同居一室、或採取夜間行動等。然無論如何，作品中經常出現這些不同於尋常生活的描寫，難道不會受到批評嗎？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明末祁彪《遠山堂曲品》（能品〈金花〉）批評《金花記》為「其事大類木蘭女，以女偽男，不免涉近日之俗套。」可見當時把女扮男裝視為「近日俗套」。又李漁讚美朱素臣《秦樓月》「不似時劇新本，作女扮男妝、神頭鬼臉通套也」中，其中亦可見「女扮男裝之通套」的抨擊。由此可知「女扮男裝」在當時已落俗套，明末清初張岱在《琅嬛文集》卷3〈答袁籜菴〉中闡述：

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異姓。且方出色，便要改粧。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只求鬧熱，不論根由，但要出奇，不顧不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圓海之靈奇，李笠翁之冷雋，蓋不可多得者矣。吾兄近作

<sup>8</sup> 參照熊賢關〈花木蘭與黃崇嘏——徐渭的非女權主義的女英雄〉（《中國婦女與文學論集》）、華瑋〈世變中的女聲——傳奇《六月霜》之秋瑾形象及其意涵〉（《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論》（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年）。

《合浦珠》亦犯此病。

張岱批評最近傳奇極盡怪幻，生一上場立即改名換姓，旦則立刻改裝，毫無頭緒，只求鬧熱，為求出奇而顯得不自然，之後又直接指袁于令（1592-1674）的《合浦珠》「亦犯此病」。可知當時已出現反對作品中女扮男裝的聲音。只是批評的聲浪並不大，因為如上所述，男裝、女裝的作品此後仍源源不絕。

#### 第四節 明清時代戲曲小說流行男女變裝的原因

明清時代的戲曲小說究竟為何如此流行男女易裝？還是因為當時實際有此風俗而反映在作品中？其實未必如是。因為中國男裝女裝的事例雖不比其他國家少，但也不是最多的。而且，男女易裝也不是到明清時代才突然增加的。例如，當時的作品常見女子男裝科舉及第的情節，然事實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發生的。

倘若如此，男女易裝流行的原因應在別處。於是，筆者從文藝上、演藝上、歷史上、風俗上、地理上等不同的立場探究明清時代俗文學為何頻繁使用男女易裝的手法，然最終還是未能找出關鍵性的理由。故以下所述的內容僅為筆者的一個假設。明清時代的戲曲小說之所以常用男裝女裝其實是當時之人願望的反映。因為藉著這個方法，可以滿足當他們的願望，故而大受歡迎。誠如上述，男女異裝的故事形態有很多，但戲曲小說最常出現的情節為才子佳人故事或巾幗英雄活躍的情形。因為這能滿足讀者對女性進出男性世界、與男性相互抗衡的願望。這個理由也許太過平凡，但男女易裝確實是強烈地反映出當時人心中的願望。

下面將針對這一點作更具體的說明，清末康有為在《大同書》〈戊部〉闡述當時女性所處的狀況：

夫以男女皆為人類，同屬天生，而壓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舉，不得為議員，不得為公民，不得為學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甚至不得出入交接、宴會遊觀，又甚至為囚，為刑，為奴，為私，為玩，不平至此，耗矣哀哉！

正如康有為所云，當時的女性無法參加科舉也不得仕宦。雖然出現了不少才

能出眾可以科舉及第的女性，但現實中的女子還是無法參加考試的。既然如此，爲完成她們未能實現的夢想，唯一的方法便是讓女性男裝進出男性社交圈參與考試和政治。又如康有爲所云，當時的女性，特別是上層社會女子，是不太可能出遊的。故即便有文獻記載庶民外出，但內容多在敘述出遊的困難，因此，這應該是個事實。<sup>9</sup>倘若如此，女子想與男子一般自由外出，則是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而要實現這個夢想，最快的方法便是女扮男裝。又如康有爲所指出，當時女性要與人社交、舉辦宴會等皆相當困難。而且，當時社會也不允許女子與男子酬唱詩文、談戀愛。若想在戲曲、小說中實現這些願望，就只能讓他們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若明清時代戲曲小說彈詞等眾多作品皆是爲了「實現願望」而作，那麼，男女易裝便仿佛如意金箍棒，可以在作品中發揮最有效、最大的作用。特別是女性創作的戲曲、彈詞，描寫女主人翁男裝活躍於男性世界的作品極多，這也足以說明上述狀況<sup>10</sup>。

以上雖可解釋女扮男裝的理由，但仍無法對男扮女裝作充分的說明。然當時文學作品中採用男裝女裝手法的動機，在男性女性上並無太大的差別。除了男性爲達姦淫之目的而男扮女裝外，其他大體上和女扮男裝之理由大同小異。而且，欣賞戲曲小說彈詞的女性觀眾、讀者雖然沒有男性來得多，但人數仍不少。由此可知，當時的人們，不論男女皆強烈的期待可以自由行動、自由戀愛。

<sup>9</sup>當時禁止女子出遊並非法條所規定，很多資料顯示是此乃嚴格執行的社會習俗。例如：(1) 家訓、女訓書之類中，有明徐三重《家則》〈論女子〉(《古今圖書集成》，家範典 54 卷，女子部總論)、清陳確《新婦譜補》〈不看戲〉、《浙江會稽顧氏族譜》〈家範〉、李仲麟輯《增訂願體集》卷 1 等。其中清陳確《新婦譜補》〈不看戲〉云「新婦切不可入廟遊山，及街上一切走馬、走索、賽會等戲，俱不可出看。」(2) 批評閨秀外出遊賞之風俗的資料如下。李漁《資治新書》初集卷 5〈正風俗〉(禁婦女入寺院燒香)及同書二集卷 14〈風俗二〉記載(禁止遊觀)。小說《儒林外史》第 33 回也有相關記載。(三) 外國人的紀錄如下。矢澤利彥《西洋人の見た 16-18 世紀の中國女性》(東方書店，1990 年)記載「街頭上極少遇見上流婦人，她們幾乎都居於家中，故街頭上猶如不見上層婦女。」又中川中英《清俗紀聞》云「(女子)十二、三歲不得出閨門爲人所見，多居於閨房閣樓，門戶之禁極嚴、七八歲後則男女不同席。」又渡邊洪〈「夫婦有別」と「夫婦相和」〉(《中國—社會與文化》，第 15 號)指出「幕末明治初期造訪中國的納富介次郎、津田真道，他們對中國大都會女子不外出、店內無女子的情況大爲吃驚。」另一方面，有記載顯示明末蘇州、松江、嘉興等地的婦女覺得半夜出遊極爲困難。不過，至少士大夫家中的女子一般過著足不出戶的生活。

<sup>10</sup>明清的女性到清代末期都沒有人創作白話小說，而戲曲、彈詞的作者大約有二十人，當中梁小玉《合元記》、葉小紈《鴛鴦夢》、張令儀《乾坤圈》、王筠《繁華夢》《全幅記》、吳藻《喬影》(《飲酒續騷》)、何佩珠《梨花夢》等戲曲，無名女子《玉釧緣》、陳端生、梁德繩《再生緣》、邱心如《筆生花》等彈詞作品中的女主角皆女扮男裝，這些作品可說是寄託了作者胸中的不滿與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使用女扮男女易裝手法的主要作品

### 戲曲

女性的男裝（女扮男裝）

《風月姻緣》、《雌木蘭》、《女狀元》、《乾坤圈》、《詭男為容》、《雙雄記》、《石榴花》、《春燈謎》、《雌雄旦》、《彩燕詩》、《三奇緣》、《風流配》、《詩扇記》、《金花記》、《俠彈緣》、《埋輪亭》、《意中緣》、《吉慶圖》、《龍燈賺》、《櫻桃宴》、《龍舟會》、《玉鴛鴦》、《鴛鴦夢》、《珊瑚鞭》、《江花夢》、《四合奇》、《盤陀山》、《女崑崙》、《萬花台》、《玉梅亭》、《錦蒲團》、《三鳳緣》、《杏花山》、《夢中緣》、《梅花簪》、《御爐香》、《梅花詩》、《芝龕記》、《玉尺樓》、《忠烈傳》、《錦繡旗》、《荀灌娘圍城救父》、《西江端》、《報恩猿》、《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韜》、《繁華孟》、《全福記》、《武香球》、《新安驛》、《喬影（飲酒讀騷）》、《梨花夢》、《夢中因》、《達觀記》、《天隨願》、《鳳奇緣》、《雙美緣》、《四美圖》、《小金錢》、《鬪金牌》、《萬珠袍》、《鍾情緣》、《巧奇緣》、《六美圖》、《雙鳳環》、《鐵弓緣》、《秦晉配》、《人如願》、《天緣合》、《月容鏡》、《玉容鏡》、《臨春閣》

男性的女裝（男扮女裝）

《男皇后》、《四異記》、《如意緣》、《碧玉釧》、《遍地錦》、《快活三》、《非非想》、《名花榜》、《紫霞巾》、《落金扇》、《玉寶瓶》、《月中桂》

男扮女裝、女扮男裝組合而成的作品

《贈書記》、《吉祥兆》、《念八翻（擁雙豔三種之一）》、《九蓮燈》、《倒鴛鴦》、《鬧鴛鴦》、《四元記》、《雙忠廟》、《蟾宮操》、《花月痕》、《劉海圓》、《鳳雛圓》、《銀瓶牡丹》、《三多福》、《福星照》、《黃金福》、《不夜天》、《西江端》、《黃金蝠》

易裝人數與次數眾多的作品

《軒轅鏡》、《龍燈賺》、《鬧鴛鴦》、《倒鴛鴦》、《四元記》、《雙忠廟》、《才人福》、《四美圖》、《三多福》、《月容鏡》、《玉容鏡》

### 小說

女性的男裝（女扮男裝）

〈張舜美元宵得麗女〉(《古今小說》第 23、《喻世明言》卷 23)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古今小說》卷 28、《喻世明言》卷 28)  
 〈劉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恆言》卷 10)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拍案驚奇》第 19 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二刻拍案驚奇》第 17 卷)  
 《天湊巧》(第 3 回 曲雲仙)  
 《紅白花傳》(朝鮮人的文言漢文小說)  
 《玉嬌梨》  
 《載花船》(第 1 回〈女天子宫禁談龜 尹若蘭裝監選賢〉)  
 《聊齋誌異》(卷 6 〈顏氏〉)  
 《人中畫》(風流配)  
 《宛如約》、《情夢柝》、《春柳鶯》、《歸蓮夢》、《醒風流傳奇》、《鄰兒報》、《生花夢》、《人間樂》、《鳳凰池》、《五鳳吟》、《雨花香》(第 26 種〈還玉珮〉)、《鐵花仙史》、《英雲夢傳》、《離合劍蓮子瓶》、《嶺南逸史》(第 18 回)、《粉粧樓全傳》、《白圭志》、《忠孝勇烈木蘭傳》、《五美緣》、《群英傑》、《泣紅亭》(蒙古族作)、《前明正德白牡丹傳》、《玉燕姻緣全傳》、《棲鳳山》(亨集 躋春台)、《蕉軒摭錄》(《漫江篇》、《紉秋篇》)、《女舉人》、《蘭花孟》、《碧血幕》、《三門街前後傳》、《蜜蜂計》、《雙燈記》

#### 男性的女裝(男扮女裝)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醒世恆言》卷 8)、《蓬窗類記》(卷 1 妖人記)、《弁而釵》(情奇記)、《玉樓春》、《吳江雪》、《兩交婚小傳》、《孤山在夢》、《鬧花叢》、《玉蟾記》、《雅觀樓》

#### 男扮女裝、女扮男裝組合而成的作品

《雲仙嘯》(第三冊〈平子方〉)、《八洞天》(第 7 卷〈勸匪躬〉)、《玉燕姻緣全傳》、《天豹圖》

#### 易裝人數與次數眾多的作品

《鳳凰池》、《才子奇緣》、《八洞天》(第 7 卷〈勸匪躬〉)、《鐵花先史》、《白圭志》、

《玉燕姻緣全傳》



#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3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合山究著《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譯注計畫
	計畫主持人: 蕭燕婉
	計畫編號: 99-2410-H-040-015-MY2      學門領域: 人文社會經典譯注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蕭燕婉		計畫編號：99-2410-H-040-015-MY2				計畫名稱：合山究著《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譯注計畫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合山究的著作翻譯若能順利出版, 將使台灣研究明清女性與文學的學者對日本的研究有具體的認識.